

们是在不断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他的本质,而不是仅仅凭着他的记忆实现的。

(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)

## 质疑“克隆转忆人”

殷正坤

“克隆转忆人”构想,思想独特,反主流,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与讨论。但我不同意这一观点,这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看:

第一,现代科技水平还没有达到克隆人的水平。动物的克隆已经成功,人的克隆目前还没有成功。人毕竟是最高等的动物,与克隆动物不是一回事,不过这还不是真正的障碍,因为只要允许发展克隆人技术,就迟早还是会达到人能被克隆的地步的。对克隆动物来说,要克隆成功,需要提取很多卵子和体细胞。这就涉及到我们对动物的胚胎是否有权利随意处置的问题,当然在一般情况下问题不大(除动物保护者外)。但是将人做克隆实验时问题就来了,因为克隆一个人时,所需的体细胞必须由被克隆者自己提供。虽然比较好操作,然而所涉及到的卵子的供给就很难操作了。因为一个妇女一生的卵细胞是有限的,如果让她过多地排放卵子,就意味着她的经期就要缩短,这对她来说,就有一个被尊重的问题、是否符合伦理的问题。另外,卵子可否买卖也是一个伦理问题。

第二,“克隆转忆人”的观点认为,记忆是个化学反应的过程,最后要落实到有物质的承载物,这个是正确的。的确,我们可以通过某种物理、化学的手段来移植记忆。但记忆是很漫长的事情,人要不要用这种物理或化学的方式来转移人的记忆?我觉得没有必要。人从诞生以来,实际上记忆就没有中断过,记忆就是在转移的,而这个被转移的记忆就是文化。把我的记忆外化出来,变成文字、语言,就可以变成其他很多人的记忆。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不断地传承,不断地在个体之间进行循环。人类本身的历史就是这种记忆不断转移延续的历史。既然如此,还需要个体再做这样的不断的记忆转移么?

第三,关于记忆的核心是个哲学问题。“我”是不是只要通过记忆转移就是“我”?我想不是。“我”是“我”还得要社会承认,社会不承认,“我”就不是“我”。这涉及到马克思的著名论断:人的本质在于社会关系部分。一个人只有自我意识是同一的,而没有社会承认他是同一的,这个人还不能说他就是他。

最后,以往人类制造长生不老药的想法就是使我自己、我这个个体永远存在,而不是希望我的儿子、孙子来延续我的存在。如果“克隆转忆人”构想说的是这种通过不断克隆一个人的肉体而使之永远存在的话,那就犯不着克隆。我现在已经可以了,因为我的基因在不断地通过儿子、孙子传下去了。那么,我只要再转移记忆就够了。换言之,不需要用克隆。只要让我的子孙继承我的记忆就够了,我就永生了吗?所以,“克隆转忆人”理论上将我们以前所理解的永生概念偷换了。

(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)

## 长生不老与自我同一性

朱志方

我就克隆转忆人的构想谈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:长生不死是否值得追求?

虽然对于人生的意义各有不同的理解,但有一点是共同的:人生是有意义的。“克隆转忆人”构想提出了一个关于人生意义的重大问题。古往今来,人们追求长生,但这种追求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或条件:人生一世,不过数十寒暑。在长生不死的条件下,人生的意义可能会根本改变。我将不会感叹“逝者如斯夫”,我不会有生的紧迫,不会努力去追求。我也许会堕落、会厌烦。面对无限长远的未来,我也许会不知所措。

第二个问题是自我同一性问题,即 personal identity 问题。

我是谁?我何以为我?这涉及到同一性这个比较核心的问题。我们在什么意义上理解同一性?要回答“我何以为我”的问题,首先要回答同一性问题。形式逻辑的同一性概念如何应用到自我同一性上?形式逻辑的同一性是抽象地僵硬地运用逻辑同一性,不仅可以说没有任何两个东西是同一的,而且可以说,任何具体的、时空中的东西都与它自身不同一。因为时空中的东西每一时刻都在经历着变化。同一性的认定,必须考虑现实的实践。在一定的条件下,两个可相互替换的事物是同一的,如同两个部件可以相互替换一样。同时,同一性的认定要考虑结构关系。我们把同一个事物从产生到灭亡看作同一的,主要不是因为始终没有变化,也不只是因为它在时间和空间上有连续性,更主要的是因为它与其他事物的相互关系。

如何认定一个人和他的克隆体是同一个?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的基因是一样的就说他们是同一的。个人同一性既是一个本体论的概念,也是一个社会概念。同一性是社会制度的产物(指整个社会结构与人的相互联系的方式)。它有一个层次问题:(1)生长变化有物理上的连续性;(2)在社会中的角色与其他人的关系有结构上的稳定性;(3)我们把什么东西认为同一的,这是一个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问题,它涉及最便利、最有效、最易控制和选择等一系列问题。一个个体与它的克隆体(包括记忆的移植)在本体论上不是同一的。譬如一个人在时间 T 克隆出一个克隆体,在克隆出来的一瞬间,这两个人一切方面都相同,但是空间位置不可能相同,空间位置的不同导致两者看事物的角度不一样,接触的人也不一样,然后其他方面也会发生变化。随后,两个个体各有各的意识(包括记忆),所以被克隆出来的并不是被克隆体,被克隆出来的克隆体是一个独立的存在物,独立的个体。而且两个克隆体在不同的地方生活,也许一个很健康,一个(即克隆体)由于接触病源而得了疾患,这时两者就完全不同了。

另外,记忆既不是自我同一性的必要条件,也不是充分条件。一个人丧失记忆并不会变成另外一个人,因此不是必要条件。而如果现在把爱因斯坦的一切记忆转移给我,我也不会变成爱因斯坦,因此不是充分条件。克隆人的社会同一性问题,现在还不能做肯定的回答。在克隆人出现之后,是把他看作一个独立的个体,还是看作被克隆体的延续,要由将来的社会实践去解决。不论怎样,克隆体与被克隆体是否被看作同一,就看怎样做对社会更有利、更便捷、更易于操作和控制。总之一句话,对“克隆转忆人”问题的探讨,不仅会影响我们的社会结构和法律制度,而且会对同一性等基本概念产生深刻的影响。

(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)

## 人的本质是什么

张廷国

“克隆转忆人”构想,是一个有意义(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有实践意义)的问题,同时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。它将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,那就是:人的意义是什么?或者说,人的本质是什么?围绕这个千古之谜,我想谈两点粗浅的看法。

首先,从结论上来讲,“克隆转忆人”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设想,但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上看,我认为都是不可行的。

从理论层面上看,在西方近代哲学中,洛克、休谟等人早就认为,人的思维有一个发展过程,第一个阶段是知觉;第二个阶段是记忆;第三个阶段是想象或想像力;第四个阶段才是意识。如果我们仅仅把“记忆”作为论证“克隆转忆人”的出发点和基础的话,那么,这就意味着人的“记忆”将成为恒定的心理活动。但我们知道,事实上人只是一个有限的理性动物,任何一个人的记忆都必须以客观的经验事实为依据,也就是说它是建立在知觉经验的基础之上的;这样,不仅人与人之间的经验不同,而且即使是同一个人的经验,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也会有所不同。因此,预设一个永恒的记忆是不可能的。如果非要说有一个永恒的记忆的话,那也只是意味着只有唯一的神才具有,而人是不可能具有的。所以从这个立论来讲,“克隆转忆人”是不可能的。